

老作家

美好常在

□钢凝



许多人吝啬词藻,怀念一个时代,追忆美好的往事。我也一样,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定格,同时定格的还有一位女性,留在我美好记忆里。

1985年4月间,我当兵第四年,从部队回家探亲,我哥说,街上有个女老师写诗不错,刚毕业,在某中学任教,你可去看看,比你小三岁。街上是指人民公社所在的村。我村距街上约三里地。街上在我心里是高大尊贵的,因那里有人民公社(后称镇人民政府)、供销社、饭店、医院、集市等等。

那时我哥也是老师,业余时间也痴迷文学,对沧州和我县文学状况还是了解一些的。他提这女老师什么意思,要我去见见,是探讨文学,还是?他觉得,我在《沧州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散文、小说,都属于文学爱好者,是可以交流的。但我心里打鼓,我缺乏诗意,恐聊不到一起。我只是一个小小战士,复员回家仍是一个农民,人家教师是国家干部,身份不对等,交谈对象那儿想,不切合实际。家里还穷,人口又多,没人能看上我这个家庭。

尽管有些自卑,但我还是鼓起勇气,决心去拜访一下这位写诗的女老师。见之前,我到街上,小心打听女老师的家,悄悄看了看女老师家的院门。现在回忆,是一般的院门,不是深宅大院的那种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我骑着家里唯一一辆旧自行车,带上在报纸上发表的几篇作品,向女老师所在的某中学出发。某中学在我村的西北方向,大约五十里地。一路上,我心里虽有志忑,但总体心情澎湃。那日天穹纯蓝,没有一丝污染。麦地里,有浇水的人,在承包的责任田里忙碌。我怕走偏方向,不时停下自行车,向碰到的路人打听。还算顺利,终于摸到某中学,还在一个小卖店买了些吃食当作见面礼。

终于和女诗人见面了,是在她的宿舍兼办公室。宿舍是平房,一间屋子。那时没有楼房,包括学生上课的教室。女诗人的气质超出了我的预想。她高粱杆般的纤细腰身,亭亭玉立;柳叶尖的脸型,光亮细润;眼睛清澈水亮。在我眼里,女诗人真好看。这份好看,不是我独享,还有一位她的男同学。我到时那位男同学已在,他比我先到。

对我冒昧来访,女诗人没有显露出反感,让我心安不少。我、女诗人和她男同学三人,在一起聊了起来,具体聊了些什么,已记不清。我想,文学肯定是谈到了。午饭是女诗人和男同学一起到外

面买了一些熟食。是否喝酒,已不记得,肯定没喝白酒,要么喝了少许啤酒。

女诗人身边有位追求者,而且是知根知底的同学,遂熄灭了我追求女诗人的火苗。唐突一见,还未开始,却已结束。考虑一番,要不要给女诗人写写信,建立文友关系,但经过一番权衡,遂放弃。

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,我随全团官兵参加南疆边境作战。回京归建后,我探亲归乡。假期结束,回连队不久,我写于前线的微型小说《故乡的泥土》获《中国青年报》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举办的千字小说征文一等奖。部队给我记二等功,保送我上了军校。

在后来一段时间里,我多次提笔欲给女诗人写信,她美丽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飘来荡去。终究还是没有。

缘分是说不清的东西,几年后,又和女诗人见面了。

1989年4月间,时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的铁凝到沧州文学讲座。大讲座结束后,有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。我随人们进入会议室现场,竟然再次看到女诗人。她还是光鲜的面容,柔和的眼睛,落落大方。我和她简短交谈,得知她还在某中学任教。她也惊讶我的在场,我说我正在休假,真是巧合的事。

我写作并不勤奋,1984年至1993年十年间写了一些小说故事,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时,三十岁就不写了。事实上,那时期好多文学期刊已日渐式微。我的文学想象力不够,未把写作当作事业去做。以后虽有小文章发表,但总体不是我文学梦的样子。读文学作品越来越少,我和文学的情缘渐行渐远。

那个铅字印刷的文学时代哦。感恩红火的20世纪80年代,因文学写作,我的命运得以改变。

2017年起,我的文学情愫重新燃起,无法割舍年轻时文学留给我的那份美好,又做起文学梦,多篇小说和电影剧本相继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,如愿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回想三十年前我和女诗人相识,那份时不时就想起的美好,像文学的灯塔一样,一起在我心田里闪耀。

钢凝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。多篇作品发于省级以上刊物。

新生代

艺术的思考

□马潇

备课时,我学习了法国艺术家杜尚的作品《自行车轮》。当我看到作品的第一眼时,感到无比诧异:一个自行车轮子倒着放在椅子上,既没有绚丽的颜色也没有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,只是一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摆件,仅仅是把日常生活中的两个物体拼凑在一起而已,我并不知道如何去欣赏它。

查阅资料后,我对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。原来它并非传统意义上供大家欣赏并带来视觉愉悦享受的艺术品,而是在表达一种概念、一种命题,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外观直接体会它的本意。在杜尚看来,选择一个物体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,只要是否定物体本身预设的功能,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就可以将它转化为艺术品。早在杜尚创作《自行车轮》之前,已经有立体主义者做过同样的事情。立体主义者经常把日常用品用于艺术创作,他们抛弃了以往使用画笔、颜料的绘画方式,改变了艺术创作的手段和观念,也改变了人们认识艺术的方式。

《自行车轮》无论是在什么地方,它都会不由自主地渲染出一种气氛,那是一种时时刻刻告诉人们要打破常规思维的气氛,甚至还可以帮助你跳出常规的思考模式。很明显,这件艺术品不同于以往作品,它具有渲染环境的特殊意义。

在关于艺术的门类里,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思考。有些看起来十分搞怪,甚至是荒诞的;有些看起来是精巧、吸引人的。给大家抛出一个既定概念,绝大部分人依然很难跳出传统思维去重新思考。比如说,让大家去想象——床是什么样子的?脑海里会浮现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床的类型,高的、矮的、长的、短的、折叠的、双层的、木质的、铁质的,固然这些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概念。

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思维层次中,就很难创造出所谓“新式的床”。然而,有这样一部分人,打着创新的旗号,搞一些吸引人的噱头,这里借鉴一点,那里借鉴一点,强拼硬凑地把几种概念杂糅在一起,很难称得上创新。

创新固然是很难的,其一我们要了解产品的底层逻辑,其二我们还要抛弃以往的观点。真正的创新看起来也许是晦涩的、是离经叛道的,但它所传达给我的思

维方式一定是大胆的、开放的、新锐的。有了像杜尚这样的艺术家出现,传统艺术形态长久延续下来的拘谨、匠气、模式化风格以及评判标准最终被打破了。

原始人生活在丛林里,在没有发现火之前,为了躲避野兽只能睡在半空中,比如在树上做巢穴。到后来人类发现了火种,开始围火而居,在地上铺上兽皮或是干草。由于天气的原因,为了躲避恶劣天气,人类开始在岩洞里居住,一直到奴隶社会以后,古人才开始席地而坐,席地而睡。随着时间推移,床开始出现,床榻、炕床都是贵族才可以拥有的。直到现在,床走进了千家万户,成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,它不再是当时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象征,更加偏向于对“舒适感”的追求。

杜尚曾经说过:“我很喜欢在我的工作室中能有一个自行车轮,我喜欢看着它转动。就像我喜欢看壁炉里的火焰一样。”床,是一个概念,是对舒适感的追求,是对身体放松的向往,是对身心疲惫的释放,是对情感归属的寄托,还是一种思考。床摆在那儿,时刻在告诉我们,它是床,它又不是床,它是一件日用品,又是一件艺术品。床有时候并不只是床那么简单。



马潇

1995年生于沧州肃宁,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随笔、杂文作品散见于国内各报刊杂志。随笔《沉在心底的小白河》荣获“中华杯”文学创作邀请赛三等奖。

创作谈

文学的简

□马潇

极简,已然成为当代新风尚。设计行业是最早涉及极简理念的几个行业之一,不带有任何装饰图案和条纹的素色产品出现在大众眼帘,说是刻意为之也好,说是开启新风格也好,为了表达极简的理念,应该别无他意。

关于极简的相关理论很多:日本设计师提出的“断舍离”,佛教倡导的“禁欲主义”,老子崇尚“大道至简”,以及学者提出的“奥卡姆剃刀定律”,这些理念无一不是在体现“简”。

与其说“简”是一种追求,不如说“简”是一种选择。旅行者在出发前准备行李物品,倘若只可以带十件东西,就不得不进行一次选择。倘若减少到只能带五件,又将经历一次艰难的选择。放在平时,只要行李箱有空缺,我们都想塞得满满的,现实就是,根本不需要这些多余的东西。

写作的这些年,不断地积累,理论也好,技巧也罢,好的坏的照单全收,需要的不需要的一概不放过,原本空乏的思维被形形色色的理念充斥得满满的。要说自己思维有多深刻,自己

也回答不上了,只不过看了一些书,理论上或许应该懂得不少吧。前辈经常说文学创作需要素材积累,需要博采众长,然而博采众长的限度在哪,似乎没有人告诉我们。何时要向外拓展,何时要整理内心情绪,是一个常常会面临的问题。

很多人以为多阅读、多摘抄、多欣赏、多模仿就能做好文学创作,这种说法看似讲得通,其实这些与文学创作并无太多必要关联。阅读摘抄是输入途径,文学创作是输出途径,何况人不是机器,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,是作家对生命的审美体验,其他行业的理论成果,在文学创作领域未必行得通。

文学不要极简,也不能极简。文字写出来就有意义,文字简练、文字冗繁都可以看成一种写作风格或是一种情绪。两种不同结局,两种不同风格,两种不同情绪而已。如果非要让文学“极简”,通俗易懂就是最大的简。如果非要问怎么做好文学创作,我想,读书积累,增加阅历,然后有感而发。